

自由的代價・生命的旅程： 閱讀《想飛的母雞》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 蔡明原



想飛的母雞

黃善美著；金歡泳繪；曹玉絢譯 | 聯經
201304 / 236 頁 / 21 公分 / 290 元
平裝 / ISBN 9789570841480 / 862

在韓國創下百萬冊驚人銷量的《想飛的母雞》作者黃善美日前來臺演講與讀者分享創作的心路歷程。可以想見的是，雖然是童書但它的讀者群絕不限於孩童。就如同作者所說的：「起初我只不過是想把無意間聽到的小故事，改寫成書來說給讀者聽。但卻做夢也沒想到，這本母雞葉芽的小說，竟會在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讀者間，引起如此大的迴響。」

這本書將動物擬人化作為主要敘述者，對孩童來說這樣的角色設定充滿了趣味性，情節安排（歷險、解疑）也會讓讀者具有足夠的閱讀動力。不過它所包容、隱含的東西卻不僅於此，許多習以為常的事物實則是生命中關鍵的議題都在這些動物的互動與關係中一一被呈顯，比如說生命的價值、自由的選擇及其後果、身分的確定、族群的對立與階級等。其次，本書最後對於主角的安排和一般童話故事常見的「圓滿」結局似乎有所二致；作者意圖透過書寫架疊出另一層次的意義高度並且試著展現她最終的關懷：一種超越刻板的物種分類（人為的）、存乎於所有有生命事物的普世價值。

* 是生命，還是工具？

閱讀黃善美《想飛的母雞》一書的前兩頁，腦海裡很自然的就浮現出 Peter Singer 在其著作《動物解放》中〈工廠化農場的悲慘世界〉一章裡所說的：「有一次，薩謬爾·巴特勒寫道：『母雞只不過是蛋生蛋的一條途徑罷了。』…把蛋雞視為將飼料轉化為雞蛋的觀念是十分普遍的。」「蛋」的出現意味著生命的延續；在雞這種禽鳥類身上它代表的是動物天性的開展（孵與育），在人類身上則是成為了維持生命機能的養分。可是當畜牧養殖產業開始被利益（企業經營）主導、也就是所謂的「產值」這個選項需要被最大化的時候，動物的「天性」就會被完全的剝奪。《想飛的母雞》裡的葉芽就是有著這種命運的蛋雞，和無數的同類

被關在狹小、根本無法自由走動的鐵籠中，每天重複著進食與下蛋兩個動作。不同的是牠希望自己可以孵蛋，只是生存的空間不允許這種行為發生，更重要的是這些雞蛋根本不會有孵化的可能。葉芽自始至終都沒能了解這一點，畢竟出生（出現）在這個農莊基本上牠與下一代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牠困惑於自己為何會陷於這種處境當中，尤其是當牠看見公雞夫婦肩並肩的漫步在院子裡與自己的蛋被任意的丟棄的情景時，葉芽做出了最激烈的反抗行為：拒絕進食並且再也下不了蛋。在農場主人眼中蛋雞是生財的工具，失去了這項功能也等於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價值，葉芽因此而被帶到野外棄置。

* 自由的真諦

原本是準備走入死亡，沒想到卻是新生命開起的契機。因為綠頭鴨的幫助，奄奄一息的葉芽得到了重生的機會，也展開了魂牽夢縈的自由生活。在此同時葉芽面臨了抉擇：選擇了自由代表生命將面臨無盡的威脅，選擇了安全而回到雞舍又會全然的失去自我。其實從拒絕進食的那一刻起，葉芽和蛋雞們的差異性已經出現了。這差異明顯來於自主意識的展現，尤其是當蛋雞們終日喧囂著只為了：「肚子餓死了，快點給我們東西吃啦！」在生理需求與滿足（本能）的這個層次的需求與自制，葉芽已經比其他蛋雞走的更遠。

綠頭鴨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功能相當複雜，因為受傷的緣故牠從一隻可以飛翔於天空的野鴨成為了屈從於體制（人類所提供的畜養空間）的流浪鴨。某種程度上流浪鴨「安」於被飼養的行為象徵著一種對於生命的謙讓態度，殘疾的牠必須在這樣的環境裡（安全與食物）才得以存活，也才有了日後新生命出現與生命意志繼承的可能。不過流浪鴨其實是和農莊動物們格格不入的，這種情況在牠帶著脫險的葉芽回農莊時更為明顯。

* 階級與身分的歧視

農莊是一個階級分明的空間，公雞擁有絕對的發言與決事權，鴨子群雖然自成一個團體但也必須聽令於牠。老狗身負著保護眾家禽安全的責任，是一個被使喚、看他人臉色做事的角色。雖然權力關係的建立是來自於人類的許可與任務的分派（報曉的公雞），可是當葉芽期盼能獲得公雞的憐憫留在農莊裡時，得到的卻是：「這裡沒人歡迎妳！」這樣殘酷的回答。葉芽遭受排斥的原因是雖同為雞屬，不過兩方的身分卻不一樣：「昨晚我之所以會同意妳留下來，只是因為妳跟我都屬於有雞冠的族類。所以，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妳被當成笑柄，現在妳應該回到屬於妳的地方。」從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農莊的動物們是有著階級之別的，就連同一族群（家雞、蛋雞）間的分際、歸屬也被劃分的清清楚楚。在這個權力結構下的動物們，基本上排他性格都十分強烈（維護既有利益）。所以葉芽所面對的壓迫不僅比流浪鴨沉重，而且是雙重的。因為已然成型的階級關係使得葉芽一踏入農莊就遭受到了不同族類的老狗與鴨群惡意對待，只是就連同一族類的公雞下達逐客令、讓葉芽獨自面對各種威脅只為了遵從人類所制訂的遊戲規則（身分差異）。

葉芽知道被驅趕已經是必然的結果，但牠沒預料到的是真正的自由竟是從離開後才開始

的。作者在這裡並不安排葉芽持續的苦苦哀求、試圖以自身遭遇去獲得雞族、鴨群的憐憫取得進入農莊（體制）內的許可，畢竟那就像是換了一個較大的牢籠居住。在這個時候綠頭鴨有了出雙入對的伴侶，這讓葉芽重新審視了牠們之間的關係。綠頭鴨作為葉芽生命中唯一一位具有友情與信任珍貴意義的夥伴，其種種行為不僅是牽絆更影響、改變了牠接下來的人生。但分屬不同族類的牠們畢竟無法跨越命定的界線，葉芽的心境也就因為得孤獨的面對未來而轉變。這種轉變說明了陌生的空間（環境）所帶來的不安會讓人為了想消弭這種感覺願意回到牠所厭棄的原生地，書裡是這樣說的：「這時，葉芽第一次懷念起雞舍，至少當時她還可以生蛋。『如果我像其他母雞一樣過日子，也許就不會活得這麼孤單難過。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做些什麼？』」

* 命名的權力

所以當葉芽意外發現一顆蛋並且專心一意地孵化，想要發揮母性的殷殷期盼也總算落實，原先的失落的心意也就煙消雲散了。孵蛋是母雞的天性，就算最後是小鴨破殼出現葉芽仍舊是全心全意的照料。在這本書中，葉芽和其他動物最大的差別在於牠賦予了自己和小鴨名字。命名的動作以及擁有這個權力象徵著身分的確立與自我認同，是一種社會化的表現、更是動物與人類差異所在。也就是說，文明的演進與被要求遵守各種秩序、規範與律法（壓抑本性、本能），因此「人」得被以各種方式去標誌出其作為獨立個體的事實（擔負責任）。作者在本書中唯獨讓兩個角色有專屬的名字（可識的身分）可能有著這樣的用意：和其他被豢養的家禽們有鮮明的區別，走入大自然後的牠必須承擔起保護仔鴨的責任，而這種覺悟與付出是農莊裡的雞鴨們所難以想像、究其一生都無法觸及的境界。換句話說，在《想飛的母雞》裡這個行為預示著從農莊的階級結構甚至是人類的掌控中掙脫，試圖取回被剝奪的天性本能且重新去建立或定義自己的價值：「葉芽相信在這世上再也沒有比『葉子』好的名字了，因為只有經得起風吹日曬，並忍受凋謝後腐化變成肥料的葉子，才能綻放出最芬芳的花朵。葉芽真希望自己也能像葉子一樣，活得如此燦爛精彩。」

* 結語：母雞的旅程

如同前面所說，故事裡頗令人意外的是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流浪鴨與主角葉芽的生命都是以被獵捕作結，可是許多新的生命卻因此得到延續；不管是葉芽因流浪鴨捨身讓牠有了更多照顧仔鴨的時間，還是葉芽刻意不逃使得黃鼠狼終於又將有奶水哺育的機會：「來，抓我吧！然後回去餵妳的孩子。」抑或是牠強忍著失落情緒希望小綠兒跟著鴨群一起遷徙，畢竟那才是牠最終的歸屬、生命的起點。這些行為背後展現出的是大自然不可逆的運行邏輯，縱使現實的情感羈絆有多麼深刻。

期盼一個美好的世界就像從葉芽希望能擺脫蛋雞的生活而可以孵蛋、養育雞仔以及自由自在的四處啄食、走動。從離開雞舍農莊到走入野外自然，距離雖短但過程卻是異常的艱辛，不過，葉芽已經走的比牠想像的還要更遠了。